

## 目錄

### 致謝 *vii*

### 一九八〇年版導言 *ix*

### 二〇〇八年版導言 *xiii*

### 第一章 在弔詭的肚腹中 *1*

藉著活出那些矛盾，我們會有盼望；在盼望中我們會得到力量，活出生命中的矛盾……

### 第二章 十字架苦路 *31*

我們分擔祂的十字架，祂釋放我們脫離對自由的恐懼，進入脫離恐懼的自由……

### 第三章 羣體的弔詭 *45*

在我們思想的眼睛中，我們總看到羣體是一個圓圈，那圓圈是一個意象，在其中，生命表面的對立相遇、接觸、無瑕地流入彼此之中……

### 第四章 一處稱為羣體的地方 *55*

羣體是一個地方，在那裏我們心裏感到的聯繫，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中讓人知道的，而那些連結的拉扯不斷開放我們的心……

### 第五章 不足的世界，豐足的福音 *79*

當大部分人只在努力將金錢、地位或物質充裕，放在只有上帝可以填補的空洞中，並因而崩潰，他們才會學到不足和豐足的弔詭……

### 第六章 知識的轉化 *97*

如果基督徒相信「在基督裏一切都變成新的了」是真實的話，我們必須嘗試了解我們的信仰可以怎樣更新我們對教導的理解……

### 作者簡介 *115*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Rights Reserved

## 致謝

帕克·帕爾默

我衷心感謝幾位使這本三十歲老書重獲生命的人。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喬斯一巴斯出版社 (Jossey-Bass) 的編輯富勒頓 (Sheryl Fullerton)，她在我的著作中看到的東西總是比我多，她提出這個再版計劃令我吃了一驚。我永遠都因為她的信心、想像力、技巧和幽默感而感激她。

我也要感謝傑克遜 (Marcy Jackson)，她讀了二〇〇八年版的導言，並提出一些意見。謝謝沙倫·帕爾默 (Sharon Palmer)，她以敏銳的編輯眼光閱讀整份手稿，如平常一樣充滿洞見、關心和技巧。她們兩人都幫助我以最好的方式表達我想說的話。

特別感謝我在華盛頓僕人領導學校 (Servant Leadership School) 的朋友。這學校於一九八六年在亞當斯摩根 (Adams Morgan) 社區成立，作為救主堂 (Church of the Saviour) 的體現。這教會在一九四七年建立，多年以來都由我在信仰中十分敬重的人帶領，他們包括戈登·科斯基 (Gordon Cosby)、瑪麗·科斯基 (Mary Cosby) 和奧康納 (Elizabeth O'Connor)。

聖母頌出版社 (Ave Maria Press) 不再出版《弔詭的應許》(The Promise of Paradox；譯按：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這個書名可以有兩個解釋。弔詭可以用作名詞和形

**All Rights Reserved**

容詞。這個歧義是譯者故意為之的)這本書之後，僕人領導學校提出將這本書再版。為了向它的工作表示感激和敬意，我將版權和所有來自這本書的版稅捐贈給這學校。當喬斯一巴斯出版社提議再版這本書時，學校全人慷慨地將版權歸還給我。

如果你想知道救主堂是怎樣的教會，僕人領導學校是怎樣的事工，可以想像一下基督教最好的情況：以極大的謙卑並極有效地服事我們當中最微小的人；深深植根於自己的信仰傳統，同時又完全向別人恪守的真理開放。

我很高興將《弔詭的應許》第三次出生的所有版稅，根據救主堂的精神，用來支持僕人領導學校的美好工作。要取得更多關於這重要事工的資料，或奉獻支持它，請瀏覽 [www.slschool.org](http://www.slschool.org) 或發電郵給 [school@slschool.org](mailto:school@slschool.org) 或致電 (202) 328-7312。

## 一九八〇年版導言

盧雲

我懷著真正的喜樂介紹帕克·帕爾默這本處女作。那是源自友誼的喜樂。我在五年前才認識帕克，但今天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帕克的重要影響，我的生命和工作會是怎樣的。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一起進食，一起遊玩，一起做夢，一起傾談，一起學習，一起閱讀，一起寫作，最重要的是在一起禱告，這為我們的友誼奠定了基礎，而這段友誼是充滿支持、不斷成長和富創意的。

這份友誼讓我看到，本書的內容出自帕克自身——與生命及生命的眾多選擇和可能性——的掙扎。帕克向我顯明，「你不是想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是活出一種新的思想方式」這句話是多麼真實。這本書的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也是帕克和他家人投身其中的生活方式。

帕克的生命故事包含了塑造一位著名學者的所有元素：他學習神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在大學任教，是成功的社區組織者，寫了很多出色的文章。但這本書不是這些成就的直接成果。相反，它源自帕克用來懸擱這些成就的很多問題；它來自帕克對自己的社會、教育和宗教發展那些勇敢並有時尖刻的批判。

這本書實際上是由矛盾（contradictions）變成弔詭

## All Rights Reserved

(paradoxes)所結出的美麗果子：成功的教育故事，與對簡單的羣體生活不斷增長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在受到敬重的圈子中得到接納，與感到疏離及疏遠之間的矛盾；就羣體這個課題發表談話及演說，與在市郊十分個人化的存在產生的孤單之間的矛盾；對宗教談論得愈來愈多，與對上帝的認識愈來愈少之間的矛盾。雖然周圍都有警告的聲音，但帕克仍然活出這些矛盾，並與他的妻子和孩子試驗它們。活出這些矛盾為他帶來一些洞見、點子和看法，是不能以其他方式得到的。

這本書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作者是出色的學者，而是因為這位學者敢於懷疑，他的學問是否真的帶領他走向真理。這本書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作者對羣體生命的動力比大部分人都知道得更多，而是因為作者放棄了豐厚的收入和成功的事業去尋找羣體。這本書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作者曾經就很多關於教育的事務擔任顧問，而是因為作者懷疑，他自己的教育為他帶來的壞處是否比好處多；而且他花了很多精力，建立一種不由分數和學位主導的教育。這本書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作者十分熟悉聖經，而是因為作者敢於讓聖經對他和他所愛的人的生命提出徹底的要求。

這本書出現的方式最能夠見證它的價值。它源自活出那些矛盾，即使這樣做是艱難和痛苦的。這解釋了為甚麼這本書沒有提出一個持續的論證(sustained argument)，而是包含了六個思想的實驗，而它們的意圖都十分激進。我讀這些文章時，不能不對自己的生命產生懷疑，不能不處理當我朝帕克指出的方向走時，我所抱持的渴望和抗拒。

## All Rights Reserved

帕克討論的都是基本的問題：獨處、羣體、社會行動、政治責任、禱告和默觀。它們是在約翰斯頓(William Johnston)一句話的背景下提出的。這句話是：「信仰是一種突破，以謙卑……深入接受弔詭的靈魂的深處。」以謙卑接受弔詭是將這本書不同部分連結起來的精神，也是這精神，令這本書值得我們閱讀。

過去幾年，帕克·帕爾默教曉了我很多東西。他給我一些十分有用的概念；他向我展示怎樣清晰和簡潔地思考；他介紹我認識很多啟迪人心的人和書。但最重要的是，他決定以無畏無懼的精神繼續朝未知的領域進發，這帶給我極大的挑戰。他教導我要大膽和自由地生活。我們一起的很多時光，現在可以透過這本書與其他人分享，這帶給我極大的喜樂。

我盼望和祈求閱讀這些文章的讀者會感受到文字背後的精神，從而好像我一樣受到挑戰，掙脫幻象和強迫，尋找新的自由。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二〇〇八年版導言

帕克·帕爾默

我在喬斯—巴斯出版社的朋友表示他們打算再版《弔詭的應許》時，我感到很高興。對作者來說，知道自己那本年紀已經不輕的處女作仍然有活力，實在是快樂不過的事情。但同時我又知道，在這本書初版後三十年重訪它，對我來說既是祝福，也是咒詛。

對我來說，咒詛是明顯不過的。為了預備這個新版本，我需要將我四十歲時相信的事情與我今天相信的事情作比較。這令我感到有點尷尬。初版有一張作者的照片，照片中那種造作的認真令我感到困窘，雖然我羨慕——好吧，是妒忌——那個年輕人那把濃密的頭髮。如果我一九八〇年的一些信念真的好像那張照片那樣令我尷尬，我該怎麼辦？如果我感到不能向自己解釋這些信念，更遑論向讀者解釋，那又怎樣呢？特別是從我的第一本書到最近期的著作，其中我與基督教的關係出現了的種種變化，我又會怎樣處理呢？

《弔詭的應許》裏有很多基督教用語，包括從副題到關於十字架的道路的那幾章，以及政治不正確的使徒保羅。但我在大約過去十年寫的書——《隱藏的整全》（*A Hidden Wholeness*）、《讓生命發聲》（*Let Your Life Speak*）和《教學的勇氣》（*The Courage to Teach*）——

## All Rights Reserved

都很少使用上帝這個詞，也從不談及耶穌，而這些並非出於偶然。

我花了很長時間努力找出一種描述內在生命的語言，是能夠建立橋梁而不是圍牆，今天我也因為擁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讀者而心存感激。我特別感謝好像休斯 (Richard Hughes) 這樣的讀者，他不帶偏見並富洞見地填補那空隙。休斯長時間擔任佩皮丁大學 (Pepperdine University) 歷史系教授，現在則在彌賽亞學院 (Messiah College) 任教。他對我所寫的《教學的勇氣》有這樣的評論：

帕爾默寫了一本似乎是——實際上在很多方面都是——為世俗讀者而寫、討論一個世俗課題的世俗書籍，那個課題就是怎樣改善課堂教學。但同時這本書那麼深刻地汲取貴格會 (Quaker) 傳統的寶庫，我不得不視它為我見過的其中一個基督教學術的典範。我這樣看這本書，不是因為它自詡為基督教作品——它肯定不是這樣——而是因為其對應現世的內容，乃是從基督教關乎現實的異象中汲取力量和能力的。<sup>1</sup>

休斯明白我的方法和我的瘋狂。但當我考慮再版《弔詭的應許》時，我追溯我在過去三十年與基督教關係的改變，感到我似乎不大可能得到所有讀者接納。我的非基督徒讀者可能不喜歡我的出身，我的基督徒讀者可能不喜歡我的去向，這樣可能製造出出版行業中所指的「市場

定位困難」。

我稍後會回到這個困難，現在先讓我探討這個計劃給我的一些祝福。我學懂了：如果我提醒自己我是多蒙福的，我可以更好地應付咒詛，就正如我記得赦免是真實時，我便更能夠處理我的陰暗面一樣。

整理這本書，讓我有機會在記憶和意義上，與模塑我生命的人物、地方和事件重新聯繫。這樣做，容許我再次為了那些有如奇迹般恩賜給我的友誼和經驗而感恩，如果沒有這些友誼和經驗，我的生命會貧乏得多。而又正如當我願意冒險，往往發覺在我預期只有咒詛時，卻有祝福伴隨。

在我快將七十歲時，重訪我四十歲時相信的事情——並追溯將我由那時帶到現在的屬靈旅程——幫助我預備走下一步。三十年後你再問一問我，我就會告訴你這下一步究竟是甚麼。

### 無數祝福

無論《弔詭的應許》的內容和風格有甚麼瑕疵——我確實找到一些！——我總是喜歡它，就好像我喜歡那些在旅途中為我打開大門的慷慨人士一樣。那不是因為《弔詭的應許》開展了我的寫作事業。在四十歲時，我已經寫了短篇作品差不多二十年，也出版過其中一部分。但《弔詭的應許》證明我可以寫書，雖然我確信自己沒有這能力——而雖然我這樣確信，但我仍然寫書。而這件事情當中有一個故事。

## All Rights Reserved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在彭德爾山 (Pendle Hill) 擔任教務長。那是貴格會位於費城附近的成人學習中心。<sup>2</sup> 我當時正在教授一個關於梅頓 (Thomas Merton) 的課程，租了一套梅頓最後一次演講的錄影帶，打算在課程的最後一堂播放。在學期結束前一個星期，我打電話給革責瑪尼修院 (Abbey of Gethsemane)，查詢錄影帶甚麼時候會寄到，卻發覺管理錄影帶的修士重複了訂單，並將錄影帶寄到其他地方。(那時我才明白，梅頓抱怨甚至修道院也有官僚的混亂，並不是無的放矢！)

我想以合適的方式結束那個課程，於是在接著幾天寫了一篇演詞，討論弔詭的靈性這個貫穿梅頓所有著作的主題。我以前很少逐字逐句寫出演詞，而是喜歡按大綱自由地演說，但這次我違反了自己的常規。一個學生要求我將講稿給她，表示她的叔叔是天主教神父，對梅頓很感興趣。大概一個月後，聖母頌出版社——位於印第安納州聖母院大學的一間小型天主教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打電話給我。原來我學生的叔叔將那篇講稿交了給他，他問我能否讓聖母頌出版社在每月的通訊中刊登那篇講稿。我當然欣然同意。

幾個月後，編輯再次找我，說讀者對我的文章反應熱烈。「你還有沒有其他文章，特別是與弔詭有關的？」我告訴他我多年來一直都存起一些文章，於是他要求我寄大約十多篇給他。一個月後，他第三次打電話給我，表示他認為我的六篇文章可以結集成一本書，並問我是否願意簽合約。

## All Rights Reserved

彷彿禪宗信徒開悟的一刻，我發覺我不單可以寫書，而且已經寫了！這是很好的提醒，令我記起靈程學入門課程的第一課：要留心！你可能發現，你想要的東西就在眼前，是尋常看不見的隱藏著的祕密。

《弔詭的應許》是意外的產物。但一旦我手裏拿著這本書，我便知道，如果我想的話，我可以寫更多書。我也確實這樣做。*The Company of Strangers* 在一九八一年面世，而《未來在等待的教育》(*To Know as We Are Known*) 在一九八三年出版。在這樣氣也喘不過來地全速前進後，我開始以更穩定的步調寫作，在接著的二十五年再寫了四本書。

與我的寫作生涯緊密相連的，是我與亨利·盧雲 (Henri J. M. Nouwen) 的友誼。他為《弔詭的應許》寫了導言。我在七十年代中，也就是我那本書出版前幾年認識盧雲。莉莉基金會 (Lilly Endowment) 召集我們和一小羣人，就靈性這問題提供意見，因當時這個觀念開始吸引主流注意。我們在紐約的阿爾貢金帕克酒店 (Algonquin Hotel) 花了三天評估數十個撥款申請。所有評判都因為付出時間而得到慷慨的報酬，有些申請者也得到可觀的撥款。但我得到的卻珍貴得多：那是與亨利的友誼，這友誼給我們此後十年一起的工作注入了活力。

我遇到亨利時，他已經是著名和深受歡迎的作家。他的經典著作《從幻想到祈禱》(*Reaching Out: The Thre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ual Life*, 1975) 感動了我和很多讀者。<sup>3</sup> 亨利只比我年長七歲，但對我來說，他好像

## All Rights Reserved

一位充滿智慧的兄長，一位屬靈生命的專家，而且有寫作和教導天分。他也很有趣，而這是要贏得我信任的導師的先決條件。

由於我十分重視亨利，對自己成為作家又沒有把握，因此我懷著恐懼戰兢的心情問他能否替我寫一篇導言，給我那本偶然寫成的書加添一點分量。亨利立即說：「當然可以。」他在很多場合都給很多人這樣的回答。一個月後，他寄了幾頁紙給我，我一再細讀，不能相信那些讚賞的話是關於我的。

今天我明白那些話只有部分是關於我的，它們也是關於盧雲那開放和寬大的心。他在一九九六年，在六十五歲這個實在太年輕的年紀去世，這表示在他這顆心停止跳動時，我們很多人需要起來，填補這個世界所痛失的那份寬大。

結束數算祝福時，《弔詭的應許》的再版也幫助我重訪我生命中最具轉化作用的其中一個時期——我在彭德爾山旅居的十一年。彭德爾山是貴格會的成人學習中心，於一九三〇年成立，是一個住宿羣體，大約七十人每天一起崇拜、學習、從事體力勞動和分享決策——這個地方包含了集體農場（Kibbutz）、靜修處、修道院、禪堂的元素，偶然也吵吵鬧鬧。我在這個地方學到關乎內在旅程的有力和恆久的功課，認識到支持這種旅程的羣體，以及學懂了：當這趟旅程走得正確，那會怎樣令我們關心世界的需要。

一九七五年，我開始在彭德爾山擔任教務長時，年薪

## All Rights Reserved

是二千四百美元，大約等如二〇〇八年的一萬美元。我家  
人和我都可以有免費食宿，這是很有用的幫補，但即使這  
樣，那也不是在帕克萊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人預期得到的  
收入，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在那時，每個在彭德爾山的  
人都得到相同的待遇，包括一個只有中學文憑，在花園、  
商店或廚房工作的十八歲青年。那是貴格會式的共產主  
義，而對一個在芝加哥富裕的北岸成長的白人男性來說，  
這是一個挑戰。

彭德爾山的每個成員每天都要負責打點與其中一頓飯  
有關的工作，要不是預備食物就是在飯後清理。我洗碗碟  
的資格不夠，但比我預備食物的恩賜強得多。所以在那  
十一年，我下午的樂事是負責午餐後的清理工作。身為教  
務長，我不時需要外遊籌款或演講。但和彭德爾山的每個  
人一樣，每當我沒有執行飯後任務時，都要找人接替，並  
在回來時除了做自己的工作外，也要替那人做他的工作以  
作回報。如果你可以告訴我有教務長是過著這樣嚴格的生  
活的，我會樂意義務替他或她洗一天碗碟！

彭德爾山的薪酬和工作與我提到的有力及恆久的屬靈  
功課有甚麼關係？唔，全都在那裏：這設計猛烈攻擊我認  
為自己應有某些權利這種自戀的感覺，這對很多好像我這  
樣的人而言，是內在旅程的第一步。這種羣體形式不單迫  
使我面對這些問題，更提供處理它們所需要的操練（好像  
一起的靜默和溫柔地說出事情）；而這種生活方式令我與  
那些不是出於個人選擇、而是因為經濟不公義而生活匱乏  
的人，更感到休戚與共。我敢說，從屬靈挑戰的角度來

## All Rights Reserved

說，這與我在大學任職所要面對的根本截然不同。

對我來說，記起這一切遠遠不單是沿著回憶的路走。那是真正的祝福，在我快將七十歲時，給我機會取回我知道對自己和世界來說都是真實的東西，並重新委身於這些東西。

### 咒詛！

我重讀這本書時，留意到兩件事。首先，即使我今天再寫關於同一個課題的文章，很多地方我都會隻字不改，部分是因為我仍然相信那些話，部分是因為我不知道怎樣可以說得更好。第二，有些內容是我今天不會寫的，容許它們再版，令我感到有點兒不自在。我這樣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相信四十歲的自己和六十九歲的版本有同樣的言論自由！<sup>4</sup>

我的不自在與我信念的基本改變沒有多大關係。我仍然視自己為基督徒，很多傳統基督教的理解仍然模塑著我的生命。但在二〇〇八年，我發覺很難用傳統基督教語言來講述我的信念，因為那些辭彙已經被神學恐怖分子俘擄，並折磨得體無完膚。當然，這不是基督教修辭第一次被公開冒犯；但我這裏所談及的冒犯卻是在此時此地發生的，而那些傷口——我的傷口——仍然十分疼痛。

沒有基督教的光照亮我的生命，我會在黑暗中迷失，我在好像道成肉身、恩典、聖禮、赦免、祝福和死亡及復活那弔詭的舞蹈的真理中找到光明。但當基督徒宣稱他們的光是惟一的光，任何人如果不同意他們對光的理解，便

## All Rights Reserved

會永遠被定罪時，事情對我來說便變得相當黑暗。我想跑到所謂的世俗世界——我相信稱它為上帝廣大、原始的世界會更好——發出呼喊，在那裏我可以恢復上帝給我的思想。

在那裏，我再次看到真理、良善和美，在敬虔的基督徒將他們那個發霉、沒有窗、沒有生命的房間的房門用力關上時，這些美德都消失了；在受到神學上的自大蒙蔽的基督徒旁邊，誠實的無神論者好像陽光照耀。在因為排除「他者」而受到玷污的教堂旁邊，真正多元化的城市才是一座大教堂。

基督教以宣告「溫柔的人將承受地土」的那一位來命名，為甚麼會產生這麼嚴重的自大？例如以下的場景，在現今經常出現。一個人生於有財有勢的家庭，在成年生命的頭二十年揮霍無度，放蕩無恥，靠著特權而不是自己的努力和才智而不致沒落。後來他遇到基督，不再喝酒，開始對某些**事情**——或許是政治——認真起來。

我為他感到高興。但我沒有高興得太久。這個人因為與基督相遇，因而相信上帝將所有事情都清楚和直接地告訴他；這個人又相信他在「禱告」中得出的任何結論都是由上帝啟示，對別人有約束力；而他由上帝啟示得來的決定所帶來的結果總是正確的，即使有很多證據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讓我們假設，這個人變得如此認真，加上他家族的聯繫和財富，令他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並讓他突然間取得真正的權力。基於他堅信自己那片面的真理，我很快會看見

## All Rights Reserved

他重新開始喝酒。就道德問題來說，一個人酗酒引來的問題，遠不如這個妄想的領袖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破壞那樣嚴重，而且這一切都是奉上帝的名而進行的。如果他留任的時間夠長的話，那破壞的其中一部分會稱為「漸進的極權主義」。

如果我曾經走過好像這個人的人生旅程——而我當然走過這樣的旅程，誰不需要從某種方式中把自己拯救出來？——我實際得到的教訓會十分簡單：「我能夠犯十分嚴重的錯誤，就好像我成年生命的頭二十年那樣成為稚嫩和愚蠢的笨蛋。現在我得到另一個機會，我必須以恰當的謙卑來過活。」

一個人怎能遇到上帝在基督裏的威嚴和恩典，從自己的渺小中得到拯救，卻因為這經驗而變得自負而不是謙卑？我只能想到兩個原因：要不是他沒有遇到真神，只是遇到真神廉價的模仿者；就是他遇到真神，卻糟蹋了得救的機會。幸好機會還會再來，即使是對好像他這樣的笨蛋，或者好像我這樣的笨蛋。

是的，我相信赦免、恩典和拯救（意思是變得整全）以及道成肉身（我相信每個人都是道成為肉身的）。事實上，基督教信仰的主要信念對我來說遠遠不單是「信仰的規條」；它們是看生命的鏡片，幫助我了解自己，我感到我有點像我剛描述的人那樣令人費解。

我曾經三次患上嚴重抑鬱症，去到陰暗之處，又活著講述那故事、十字架、死亡和復活以及恩典，這種種都是在我生命程途上熟悉的地標。對我來說，基督徒的故事既

## All Rights Reserved

不是童話（正如不信的人有時描述那樣），也不是充滿應該做甚麼的道德劇（正如信徒有時描述那樣）；它只是誠實地、可畏地、令人振奮並最終滿有確信地將自身如實闡述出來。

我不肯定，如果我沒有好像我所認識的那樣，有力地為現實命名和應對現實，我能否生存下來。但我可以肯定，我不能像一些基督徒和教會那樣利用這種能力。一個人怎能夠既相信上帝的恩典，但又仍然相信上帝的恩典只賜給那些對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作為持某種特定理解者？——而且那是**他們的**特定理解！

如果基督徒回答這個問題時說「上帝令耶穌死在十字架上，贖回人類的罪；所以如果你要得救，你便必須相信耶穌基督」，我便會有疑問了。要求流血——**上帝自己的兒子所流的血**——作為代贖的上帝是怎樣的上帝？我自己是別人的父親，在受傷和憤怒的時刻，我確有一兩次想「殺死」我的孩子。但那總是因為**他們的**罪，而不是你們的罪。我不想有一位我自覺較祂更為道德的上帝。我也不想有一種神學是提倡以流血的祭來把事情弄妥的。現時實在有太多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耶穌死在十字架，因為祂與當時的各種權勢有衝突，這個故事在人類歷史中一再重演。對我來說，祂的死具有救贖作用，不是因為它實現了木偶主人的計劃，也不是它實現了某種宇宙戲法；而是因為它代表上帝願意在我們生命的每一刻與我們一起受苦，包括在我們願意向各種權勢說出真理時。這就是**憐憫**（compassion）這個詞的意

## All Rights Reserved

思——「一起受苦」——這是最大安慰的源頭，也是上帝給我們的恩賜，讓我們可以把祂傳遞給別人。並且感謝上帝，耶穌只是這恩賜的眾多體現之一：世界需要憐憫的無盡體現。

想一想受到戰爭蹂躪的越南或現時從西藏流亡的那些佛教徒，他們背負著暴力受害者的苦難，但卻委身於以非暴力的方式爭取公義與和平，甚至以憐憫對待自己的敵人。透過基督徒的鏡片看，他們「好像基督」。但他們完全有權回看這個「基督教國家」——記得我們的戰機怎樣轟炸越南的兒童，或者看著我們無視西藏的情況——並問自己：「這真是耶穌會做的事情嗎？」

我在教會長大時，一句聖經的話吸引著我，而我將這句話藏在心裏：「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7）這句話解釋了兩件事：為甚麼我認為神學的自大是十分不符合基督教的，以及為甚麼我仍然對基督徒羣體自我糾正的能力存有盼望。

這些瓦器——保存和傳遞信仰的奧祕的容器——包括我們的聖經和神學的每一個字，我們信經中的每一個教義，支撐建制教會的每一個結構。教宗、代贖的教義、上帝這個詞語本身——這一切都是瓦器，都會裂開和滲漏，破碎和破爛。而這是好事，因為它提醒我們，當我們廁身那麼廣大的真理之中，我們的思想構造永遠不能理解它；也因為它讓我們謙卑地透過別人的眼睛看那奧祕，叫我們有機會更認識那奧祕；也因為這些瓦器，令我們不會